

Mingren Sanwenji



名人散文集

# 钱钟书散文精选

QIAN ZHONG SHU SAN WEN JING XUAN

大自然的美，只有园丁知道。生活，可以充满花草绿意。

大师的艺术给我们答案，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园丁。

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  
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  
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

我们忙着追求更新、更快、更好生活的同时，  
却往往忽略生命最基本的渴求  
一个更宁静、更温柔、更甜美、更祥和的世界。  
现在你就可以前往这个理想国——寻求的《名人散文集》

Qingren Sanwenji



名人散文集

# 钱钟书散文精选

大自然的美

只有园丁知道

生活

可以充满花草绿意

大师的艺术给我们答案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园丁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钟书散文精选/钱钟书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1.12

ISBN 7-5407-2679-2/I·1617

I. 钱… II. 钱… III. 散文精选-中国-当代-

IV. I16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265 号

钱钟书散文精选

钱钟书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计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4 字数 33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 7-5407-2679-2/I·1617

定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 目 录

谈教训 .....	1
一个偏见 .....	5
释文盲 .....	9
论文人 .....	13
论俗气 .....	17
谈交友 .....	24
一种哲学的纲要 .....	32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	35
美的生理学 .....	41
落日颂 .....	48
英译千家诗 .....	56
马克思传 .....	57
不够知己 .....	58
白朗：咬文嚼字 .....	60
英国人民 .....	63
游历者的眼睛 .....	66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	70
《七缀集》序 .....	81
读《拉奥孔》 .....	82

通感 .....	108
林纾的翻译 .....	122
诗可以怨 .....	159
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 一篇小说 .....	175
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 .....	193
近代散文钞 .....	210
鬼话连篇 .....	213
为什么人要穿衣 .....	218
休谟的哲学 .....	221
约德的自传 .....	226
大卫休谟 .....	231
旁观者 .....	235
作者五人 .....	240
读《道德定律的存在问题》书后 .....	247
《写在人生边上》小引 .....	250
《写在人生边上》序 .....	251
《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 .....	252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	254
窗 .....	260
论快乐 .....	264
说笑 .....	268
吃饭 .....	271
读伊索寓言 .....	275
《人·兽·鬼》序 .....	280
《也是集》原序 .....	281
《走向世界》序 .....	282

《徐燕谋诗草》序 .....	284
汪荣祖《史传通说》序 .....	286
台湾版《钱著七种》前言 .....	287
模糊的铜镜 .....	289
被考验者的博取善意 .....	292
小说琐征 .....	293
重刊《中国诗与中国画》题记 .....	296
《围城》序 .....	297
《围城》重印前记 .....	298
《围城》日译本序 .....	300
《围城》德译本前言 .....	302
《谈艺录》序 .....	303
《谈艺录》原小引 .....	305
《谈艺录》引言 .....	306
《干校六记》小引 .....	307
与张君晓峰书 .....	309
致储安平 .....	311
致孔凡礼 .....	313
致李西亭 .....	315
致黄裳（二函） .....	316
致郑朝宗 .....	318
致许渊冲（二函） .....	319
致胡乔木 .....	321
致“席勒与中国”研讨会 .....	323
致郭晴湖（二函） .....	324
致孙雄飞 .....	326
致许景渊（二函） .....	327

---

致彭祖年 .....	329
致陈漱渝 .....	330
致钱钟韩 .....	331
致黄伊 (二函) .....	332
致范景中 .....	334
致蔡军 .....	335
中国文学小史序论 .....	336
《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补遗 .....	351
论不隔 .....	353
论复古 .....	358
小说识小 .....	365
谈中国诗 .....	380
编后记 .....	389

## 谈 教 训

嫌脏所以表示爱洁，因此清洁成癖的人宁可不洗澡，而不愿借用旁人的浴具。秽洁之分结果变成了他人和自己的分别。自以为干净的人，总嫌别人龌龊，甚而觉得自己就是肮脏，还比清洁的旁人好受，往往一身臭汗、满口腥味，还不肯借用旁人使过的牙刷和手巾。当然，除非肯把情人出让的人，也决不甘以手巾牙刷公诸朋友。这样看来，我们并非爱洁，不过是自爱。“洁身自好”那句成语，颇含有深刻的心理观察。老实说，世界上是非善恶邪正等等分别，有时候也不过是人我的差异，正和身体上的秽洁一样。所以，假使自己要充好人，总先把世界上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写到此地，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聊斋》里女鬼答复狐狸精的话：“你说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么？”

我常奇怪，天下何以有这许多人，自告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人这畜生”（That animal called man），居然未可一概抹杀，也竟有能够舍己忘我的。我更奇怪，有这许多人教训人类，何以人类并未改善。这当然好像说，世界上有这许多挂牌的医生，仁心仁术，人类何以还有疾病。不过医生虽然治病，同时也希望人害病：配了苦药水，好讨辣价钱；救人的命正是救他自己的命，非有病人吃药，他不能吃饭。所以，有导师而人性不改善，并不足奇；人性并不能改良而还有人来负



训导的责任，那倒是极耐寻味的。反正人是不可教诲的，教训式的文章，于世道人心，虽无实用，总合需要，好比我们生病，就得延医服药，尽许病未必因此治好。假使人类真个学好，无须再领教训，岂不闲煞了这许多人？于是从人生责任说到批评家态度，写成一篇篇的露天传道式的文字，反正文章虽不值钱，纸墨也并不费钱。

人生中年跟道学式的教训似乎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单就作家们观察，也看得到这个有趣的事实。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像安诺德、罗斯金、莫理斯（William Morris），以及生存着的艾略特（T. S. Eliot）、墨瑞（J. M. Murry）等等就是人人知道的近代英国例子。甚至唯美的王尔德，也临死发善心，讲社会主义。假使我们还要找例子，在自己的朋友里，就看得见。这种可尊敬的转变，目的当然极纯正，为的是拯救世界、教育人类，但是纯正的目的不妨有复杂的动机。义正词严的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有时是对人生绝望的恼怒，有时是改变职业的试探，有时是中年人看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譬如中年女人，姿色减退，化妆不好，自然减少交际，甘心做正经家庭主妇，并且觉得少年女子的打扮妖形怪状，看不入眼。若南（Jules Janin）说巴尔扎克是发现四十岁女人的哥伦布。四十左右的男人似乎尚待发现。圣如孔子，对于中年人的特征也不甚了解；所以《论语·季氏章》记人生三戒，只说少年好色，壮年好打架，老年好利，忘了说中年好教训。当然也有人从小就喜欢说教传道的，这不过表示他们一生下来就是中年，活到六十岁应当庆九十或一百岁。

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古书上说“能受尽言”的

是“善人”，见解不免肤浅。真正的善人，有施无受，只许他教训人，从不肯受人教训，这就是所谓“自我牺牲精神”。

从艺术的人生观变到道学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新时期的产生。但是，每一时期的开始同时也是另一时期的没落。譬如在有职业的人的眼里，早餐是今天的开始，吃饱了可以工作；而从一夜打牌、通宵跳舞的有闲阶级看来，早餐只是昨宵的结束，吃饱了好睡觉。道德教训的产生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死亡。这里我全没有褒贬轻重之意，因为教训和创作的价值高低，全看人来定。有人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是戴了面具的说教，倒不如干脆去谈道学；反过来说，有人的道学，能以无为有，将假充真，大可以和诗歌、小说、谣言、谎话同样算得创作。

头脑简单的人也许要说，自己没有道德而教训他人，那是假道学。我们的回答是：假道学有什么不好呢？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希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真道学家来提倡道德，只像店家替自己存货登广告，不免自我标榜；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更进一层说，真道德的人来鼓吹道德，反会慢慢地丧失他原有的道德。拉罗斯福哥（LaRoche-foucauld）《删去的格言》（*Maximes Supprimées*）第五八九条里说：“道学家像赛纳卡（Sénèque）之流，并未能把教训来减少人类的罪恶；只是由教训他人而增加自己的骄傲。”你觉得旁人不好，需要你的教训，你不由自主地摆起架子来，最初你说旁人欠缺理想，慢慢地你觉得自己就是理想的人物，强迫旁人来学你。以才学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丧失才学，以贫贱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变成富贵，但是，道德跟骄傲是不能并立的。世界上的大罪

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基督教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王阳明《传习录》卷三也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有我即傲，众恶之魁。”照此说来，真道学可以算是罪恶的初期。反过来讲，假道学来提倡道德，倒往往弄假成真，习惯转化为自然，真正地改进了一点儿品行。调情可成恋爱，模仿引进创造，附庸风雅会养成内行的鉴赏，世界上不少真货色都是从冒牌起的。所以假道学可以说是真道学的学习时期。不过，假也好，真也好，行善必有善报。真道学死后也许可以升天堂，假道学生前就上讲堂。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

所以不配教训人的人最宜教训人，愈是假道学愈该攻击假道学。假道学的特征可以说是不要脸而偏爱面子。依照莎士比亚戏里王子哈姆雷特（Hamlet）骂他未婚妻的话，女子化妆打扮，也是爱面子而不要脸（God has given thee one face, but you make yourself another）。假道学也就是美容的艺术。

写到这里，我忽然心血来潮。这篇文章不恰恰也在教训人么？难道我自己也人到中年，走到生命的半路了！白纸上黑字是收不回来的，扯个淡收场罢。

## 一个偏见

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魔鬼在但丁《地狱篇》第二十七出中自称：“敝魔生平最好讲理。”可见地狱之设，正为此辈；人生在世，言动专求合理，大可不必。当然，所谓正道公理压根儿也是偏见。依照生理学常识，人心位置，并不正中，有点偏侧，并且时髦得很，偏倾于左。古人称偏僻之道为“左道”，颇有科学根据。不过，话虽如此说，有许多意见还不失禅宗洞山《五位颂》所谓“偏中正”，例如学术理论之类。只有人生边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等，那才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世界太广漠了，我们圆睁两眼，平视正视，视野还是偏狭得可怜，狗注视着肉骨头时，何尝顾到旁边还有狗呢？至于通常所谓偏见，只好比打靶的瞄准，用一只眼来看。但是，也有人以为这倒是瞄中事物红心的看法。譬如说，柏拉图为人类下定义云：“人者，无羽毛之两足动物也。”可谓客观极了！但是按照希腊来阿铁斯（Diogenes Laertius）《哲人言行录》六卷二章所载，偏有人拿着一只拔了毛的鸡向柏拉图去质问。博马舍（Beaumarchais）《趣姻缘》（*Mariage de Figaro*）里的丑角说：“人是不渴而饮，四季有性欲的动物。”我们明知那是贪酒好色的

小花脸的打诨，而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偏宕之论确说透了人类一部分的根性。偏激二字，本来相连；我们别有所激，见解当然会另有所偏。假使我们说：“人类是不拘日夜，不问寒暑，发出声音的动物。”那又何妨？

禽啾于春，蛩啼于秋，蚊作雷于夏，夜则虫醒而鸟睡，风雨并不天天有，无来人犬不吠，不下蛋鸡不报。惟有人用语言，用动作，用机械，随时随地做出声音。就是独处一室，无与酬答的时候，他可以开留声机，听无线电，甚至睡眠时还发出似雷的鼻息。语言当然不就是声音，但是在不中听，不愿听，或者隔着墙壁和距离听不真的语言里，文字都丧失了主角和轮廓，变成一团忽涨忽缩的喧闹，跟鸡鸣犬吠同样缺乏意义。这就是所谓“人籁”！断送了睡眠，震断了思想，培养了神经衰弱。

这个世界毕竟是人类主宰管领的。人的声音胜过一切。聚合了大自然的万千喉舌，抵不上两个人同时说话的喧哗，至少从第三者的耳朵听来。唐子西《醉眠》诗的名句“山静如太古”，大约指着人类尚未出现的上古时代，否则山上住和尚，山下来游客，半山开饭店茶馆，决不容许那座山清静。人籁是寂静的致命伤，天籁是能和寂静溶为一片的。风声涛声之于寂静，正如风之于空气，涛之于海水，是一是二。每日东方乍白，我们梦已回而困未醒，会听到无数禽声，向早晨打招呼。那时夜未全消，寂静还逗留，来庇荫未找清的睡梦。数不清的麻雀的鸣噪，琐碎得像要啄破了这个寂静；鸟鹊的声音清利像把剪刀，老鹤鸟的声音滞涩而有刺像把锯子，都一声两声地向寂静来试锋口。但是寂静似乎太厚实了，又似乎太流动了，太富于弹性了，给禽鸟啼破的浮面，立刻就填满。雄鸡引吭悠扬的报晓，也并未在寂静上划下一道声迹。慢慢地，我们忘了鸟啾是在破坏寂静；似乎寂静已将鸟语吸收消化，变成一种有声音的寂静。此时只要有邻家小儿的

啼哭，楼上睡人的咳嗽，或墙外早行者的脚步声，寂静就像宿雾见了朝阳，破裂分散得干净。人籁已起，人事复始，你休想更有安顿。在更阑身倦，或苦思冥想时，忽闻人籁嘈杂，最博爱的人道主义者，也许有时杀心顿起，恨不能灭口以博耳根清净。禽兽风涛等一切天籁能和寂静相安相得，善于体物的古诗人早已悟到。《诗经》：“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下文就说明“有闻无声”；可见马嘶而无人喊，不会产生喧闹。《颜氏家训》也指出王籍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就是“有闻无声”的感觉；虫鸟鸣噪，反添静境。雪莱诗《赠珍妮——一个回忆》（*To Jane - A Recollection*）里，描写啄木鸟，也说鸟啄山更幽。柯尔律治（Coleridge）《风瑟》诗（*Eolian Harp*）云：“海声远且幽，似告我以静。”假使这个海是人海，诗人非耳聋头痛不可。所以我们常把“鸦鸣雀噪”来比人声喧哗，还是对人类存三分回护的曲笔。常将一群妇女的说笑声比于“莺啼燕语”，那简直是对于禽类的侮辱了。

寂静并非是声响全无。声响全无是死，不是静；所以但丁说，在地狱里，连太阳都是静悄悄的（*Dove il sol tace*）。寂静可以说是听觉方面的透明状态，正好像空明可以说是视觉方面的静穆。寂静能使人听见平常所听不到的声息，使道德家听见了良心的微语（*Still Smallvoice*），使诗人们听见了暮色移动的潜息或青草萌芽的幽响。你愈听得见喧闹，你愈听不清声音。惟其人类如此善闹，所以人类相聚而寂不作声，反欠自然。例如开会前的五分钟静默，又如亲人好友，久别重逢，执手无言。这种寂静像怀着胎，充满了未发出的声音的隐动。

人籁还有可怕的一点。车马虽喧，跟你在一条水平线上，只在你周围闹。惟有人会对准了你头脑，在你顶上闹——譬如说，你住楼下，有人住楼上。不讲别的，只是脚步声一项，已够教你

感到像《红楼梦》里的赵姨娘，有人在踹你的头。每到忍无可忍，你会发两个宏愿。一愿住在楼下的自己变成《山海经》所谓“刑天之民”，头脑生在胸膛下面，不致首当其冲，受楼上皮鞋的践踏。二愿住在楼上的人变得像基督教的“安琪儿”或天使，身体生到腰部而止，背生两翼，不用腿脚走路。你存心真好，你不愿意楼上人像孙膑那样受刖足的痛苦，虽然他何尝顾到你的头脑，顾到你是罗登巴赫所谓“给喧闹损伤了的灵魂”？

闹与热，静与冷，都有连带关系；所以在阴惨的地狱里，太阳也给人以寂寥之感。人声喧杂，冷屋会变成热锅，使人通身烦躁。叔本华《哲学小品》（*Parerga und Paralipomena*）第二百七十八节中说，思想家应当耳聋，大有道理。因为耳朵不聋，必闻声音，声音热闹，头脑就很难保持冷静，思想不会公平，只能把偏见来代替。那时候，你忘掉了你自己也是会闹的动物，你也曾踹过楼下人的头，也曾嚷嚷以致隔壁的人不能思想和睡眠，你更顾不得旁人在说你偏见太深，你又添了一种偏见，又在人生边上注了一笔。

## 释文盲

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分内的东西，却有一种意外的喜悦。譬如三年前的秋天，偶尔翻翻哈德门（Nicolai Hartmann）的大作《伦理学》，看见一节奇文，略谓有一种人，不知好坏，不辨善恶，仿佛色盲者的不分青红皂白，可以说是害着价值盲的病（wertblindheit）。当时就觉得这个比喻的巧妙新鲜，想不到今天会引到它。借系统伟大的哲学家（并且是德国人），来做小品随笔的开篇，当然有点大才小用，好比用高射炮来打蚊子。不过小题目若不大做，有谁来理会呢？小店、小学校开张，也想法要请当地首长参加典礼，小书出版，也央求大名人题签，正是同样的道理。

价值盲的一种象征是欠缺美感；对于艺术作品，全无欣赏能力。这种病症，我们依照色盲的例子，不妨唤作文盲。在这一点上，苏东坡完全跟我同意。东坡领贡举而李方叔考试落第，东坡赋诗相送云：“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时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你看，他早把不识文章比作不别颜色了。说来也奇，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但是，我们只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少见多怪。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



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无错不成话，非冤家不聚头，不如此怎会有人生的笑剧？

文盲这个名称太好了，我们该向民众教育家要它过来。因为认识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譬如说，世界上还有比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识字更多的人么？然而有几位文字语言专家，到看文学作品时，往往不免乌烟瘴气眼前一片灰色。有一位语言学家云：“文学批评全是些废话，只有一个个字的形义音韵，才有确实性。”拜聆之下，不禁想到格利佛（Gulliver）在大人国瞻仰皇后玉胸，只见汗毛孔，不见皮肤的故事。假如苍蝇认得字——我想它是识字的，有《晋书·符坚载记》为证——假如苍蝇认得字，我说，它对文学一定和那位语言学家看法相同。眼孔生得小，视界想来不会远大，看诗文只见一个个字，看人物只见一个个汗毛孔。我坦白地承认，苍蝇的宇宙观，极富于诗意：除了勃莱克（Blake）自身以外，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的胸襟，苍蝇倒是具有的。它能够在一堆肉骨头里发现了金银岛，从一撮垃圾飞到别一撮垃圾时，领略到欧亚长途航空的愉快。只要它不认为肉骨之外无乐土，垃圾之外无五洲，我们尽管让这个小东西嗡嗡的自鸣得意。训诂音韵是顶有用、顶有趣的学问，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朝朴学时期的遗物，以为此外更无学问，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订。朴学者的霸道是可怕的。圣佩韦（Sainte - Beuve）在《月曜论文新编》（*Nouveaux Lundis*）第六册里说，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

色盲决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而且谈得还特别起劲。于是产生了印象主义的又唤作自我表现或创造的文学批评。